

惜纸的故事

◆ 肖石磊

网络时代,读书写字,我们与纸张的亲密接触似乎越来越少,但是,对这个载体的敬重,依然值得传承……

一张白纸牵回忆

这是一张洁白的 A4 纸。

远远的,我就看见它躺在走廊尽头的地上。开始,我以为是透过窗户投射在地上的一片阳光,近了才知道是一张白纸。我经过那里时,已有无数人经过它的身边。我俯下身捡起,轻轻掸去灰尘,放到背包里。

我对空无一字的白纸,历来就有一种惜爱的心情。就像一位乡下的老农,只要看见地下有洒落的谷粒,便会情不自禁地弯腰拾起来一样。我非画家,也非专业的作家。由于工作的关系,一年到头,A4 纸还是用了不少,成箱成箱地买,成包成包地用。经年出差,旅行箱里总少不了台微型打印机,一本本拳头厚的检测报告,就是出自这台打印机。纸,是我日常接触的文房四宝之一。

其实,我的家乡也造纸,纸叫竹纸。家乡多竹,漫山遍野,那竹高入云端,粗若胳膊,是造纸的上好材料。造纸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,春天,将嫩竹砍下来,锯成一段段,放进巨大的石灰池中浸泡数月,然后用石臼中春捣成竹浆……一道道繁琐的工序之后,方成了一张张厚实的竹纸。用独轮土车运到湘阴县城,装上船,下湘江,过洞庭,在长江的某个麻石码头搬上了另一个城市。据我家远房的姑父说——他家曾是望塔洞里有名的造纸世家——竹纸不能写字,只能作为女人生小孩时的“护垫”,更多的是作为祭祀时的纸钱——由专门的匠人加工成一张张冥币,再用板钱麻线穿起来而成串钱。

纸的稀缺,成为我们那个时代的痛,尤其是可以书写的白纸。

文化站长捐纸来

年少家贫,读书用的本子都买不起。学校发的几个作业本,珍惜得如同过年的新衣。为了能充分利用纸张,字写得像出洞蚂蚁一般,密密麻麻,不留丝毫空白。老师也同情我们这些乡下的孩子。小学四年级时,



父亲是亲历过苦日子的人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每月用粮票换几两油,烧菜时只能滴几滴,象征性地意思意思,过年时家里能割半斤猪肉,算是很奢侈了。这些都是父亲在饭桌上经常忆苦思甜的话题,父亲感慨万千之后,也总少不了叮嘱我,要珍惜好日子,勤俭持家云云。偶尔我辩驳几句,说时代不同了,现在咱老百姓的生活都宽裕了,节俭自然是应该的,但也要学会享受生活……往往我话音未落,父亲就立刻沉下脸来,大道理小道理统统搬出来。再辩,他嗓门会越高,原本教育式口气甚至会突变成训斥。

父亲想法固执,多年生活习性自然也没什么改变。众所周知,江南的冬天,室内没有专用取暖设施。前些年,父亲老寒腿的毛病还不算严

教我们语文的是满头银发的曹老师,她从来不把她的评语和分数写在空白的地方,那红色的评语就写在我们的作业上,红字叠着黑字,黑字护着红字,字迹清晰,历历可见。老师用心良苦,她不想用她的文字占据我们好不容易节省下来的空白,多一行空白,便能使我们的铅笔有可以涂鸦的地方。

因为没有纸,小学一二年级,我们都是背着石板 and 石笔上学的。石板是青石,厚约三分,大小和 32 开的书本差不多。一侧有两个绿豆大小的眼,母亲用打鞋底的细麻绳穿过两个眼,系好长短,上学时挂在我们的脖子上背着去学校。山里经常下雨,山路狭窄泥泞,稍不留神摔一跤,石板便断成两截,回家少不得挨骂。石板供销社有卖,印象中仿佛是要几个鸡蛋才能换一块的,因此,上学时总是小心翼翼护着,生怕摔坏。石笔也是石头做的,长约三寸。做算术,抄生字,都是用的石板石笔,写满了,用小嘴哈几口气,用衣袖一擦便干干净净,又可以再算再写。

到三年级的时候,学校才发几个本子。拿着新本子,欢天喜地,回到家里就向父母和姐姐炫耀。姐姐也发了本子,女孩子心细,不喜欢张扬,藏在书包的最底层。我在家里排行最小,淘气又霸道,经常和姐姐们吵架,在力气方面,姐姐们不惧我,谁都可以打赢我,唯一可以制服姐姐的,就是寻着她们书包里面的本子,佯装要撕的样子,吓得她们立马软下来讨好求饶。

后来情况有所改善,村里办了一个水泥纸袋厂,母亲去厂里挑回一担担残破不全的牛皮纸,回到家里用浆糊在门板上将碎纸糊成一张张“大”纸,然后做成水泥袋。我们捡一些平整的碎纸,裁成书本大小,叠在一起,用一根烧红的铁丝在纸上钻几个洞眼,用麻线扎好,就成了可以写字做算术的“本子”。只是这种本子写字不好看,细细的笔迹,过一会就洇渍成粗粗的一笔。那时候偏

好作文,同学们两三百页纸就写完了,我却写了十来张,因此作文本经常不够用,每次作文只能用这种水泥袋纸,洋洋洒洒的,一写就是一本。

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时候,纸依然稀缺。读初中的我竟然在省级刊物上接连发表了几篇小小说,乡文化站的站长乐颠颠地跑到我家,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,我脱口就说,纸!我需要写文章的草稿纸!站长一愣,良久才说,我想想办法。

站长很讲信用,不几天就给我捎来一大卷纸。打开一看,尽是一些红红绿绿的标语纸。站长有些歉意地说,乡里也缺纸,这是我找宣委讨来的标语纸,背面还是可以写字的。

手写是一种态度

真正拥有方格稿纸,是到了上海。那已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了,我在南昌路的上海科协做临时工。卧室的隔壁,是《世界科学》杂志社。说是杂志社,其实就是在科协车库的楼顶上搭起的两间活动板房,几个编辑一起拆信看稿。通往楼上的楼梯间,堆满了新出版的杂志和模板。一次,我意外发现几大捆稿纸,这可是正正规规的稿纸啊,白底蓝线,四四方方的格子,每页刚好 300 格。我喜出望外,因为和编辑们熟悉,名正言顺地拿走了大概 50 刀稿纸。这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,后来我的长篇小说,就用了其中的十几刀稿纸。

以后的日子,纸便不再稀缺了。但或许是穷怕了,一看到那洁白的纸,我便情不自禁地收集在一起。儿子寒暑假之后,丢弃的作业本一大堆。卖废品之前,我总是一本本仔细搜寻,从中找到那些还未用过的纸张,用小刀裁下来,附上封面,用订书机订成一个个本子。这种本子,儿子当然不屑一顾。我自己留着,闲暇时想起什么好的语句,或者是看到好的诗歌,就顺手抄摘在上面。

如今,电脑普及,纸用得少了。不过,我写稿依然喜欢在纸上写。看着黑黑的文字在笔尖流出,仿佛觉得我的笔,就是一个仓库,纸,就是晒谷场。灵感来了,就把仓库里面的文字拿到晒谷场晾晒。我的手指就是搬运工,将散乱的文字按照思维顺序码好,码成一句句文学的语言。

回到家里,我取出白纸,端端正正地夹在我的草稿本里。我凝视着这张白纸,端坐良久,思绪像春天里袅袅升起的春雾,于是,用笔在这张纸上写下了标题:惜纸。

那天,遇见梁国亮,他给了我一个拥抱,哈哈笑着:“精彩,精彩,生活真精彩!”这个书呆子手舞足蹈兴高采烈,完全一个范进中举的样子,高兴得几近疯了。究竟遇到什么事了?

书呆子搞创新,难

梁国亮从小就是一个倔脾气的书呆子,别人家的孩子赤脚在水稻田里追逐玩耍时,父母便逼着他坐进私塾,呆呆地背诵四书五经。算命的瞎子看他文静的样子,说他长大是当教书先生的命,让父母十分高兴,他头一歪:偏不当教书匠。高中毕业填报志愿,他坚决不填师范类,结果进了上海机械学院。天算不如人算,毕业恰逢困难时期,他被分配进了纺织厂当了技校教师。

十年动乱,他下放车间。工人轻车熟路,月月拿超产奖。起初,新手的他产量不及普通工人一半,拿不到奖金不说,还常常招工段长批评,责骂他拖了班组后腿,让竞赛红旗永远飘不进自己班组。他低头听完责骂,下班默默走进机工车间一角。不久,传出他竟然有诸多发明创造:电子清纱机,自动接头机,自动探头机……提高产量数十倍,工人的计件工资得到提高;普通挡车工人因此获得“劳动模范”称号;他在花枝招展的女工眼里,成了《红楼梦》里贾宝玉式的人物;可在工段长心目中却仍是个不务正业永远完不成指标的废物,因此延长了他下放的日子。

国民经济改革开放,老旧企业止步不前,工厂濒临倒闭。一天,梁国亮走进厂长办公室,默默拿出两块花布,一块厂里原来的机器织物,一块不知是谁的绘画布。厂长眼前一亮:在成衣上绘国画,普通的印花服装,变成艺术品服饰,推向市场或许能救工厂!产品一经面市,立即引起轰动,价格上涨百倍,产品风靡世界,远销欧亚美。

可是,功劳没有他的份,他被提前退休了。

子承父业探索,叹

儿子梁烨传承了父亲倔强的性格,也秉承了父亲爱摆弄电子器材的秉性,完成学业之余,“纸上谈兵”,设计多款机器人、两极管反向击穿检测仪、定长毛细管校直仪、自动定尺薄板校直机……但如粉蝶不见春风面,粘在纸上难起飞。

就在梁国亮办理完提前退休的那天,儿子梁烨辞职了。原来梁烨所在公司竞聘主管经理,小梁三次笔试均名列第一,结果公司竟然聘用考分第二的竞争者,考分第三的也

成了后备干部。小梁怨怼父亲不当官,不掌权,连个教师都是技校的,无权无势,害儿子永无出头之日,败给有背景的竞争者。他一甩手,裸辞不干了。梁国亮不信邪,无权无势怎么啦?他走进公司刚要拍桌子,公司拿来儿子的三份试卷,放在他面前。他转身走了。儿子的三次答案基本相同。在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的年代,公司需要创新型变人才,儿子落选完全在理。

梁国亮对儿子一说,小梁也终于明白敢于创新,勇于变化,主动出击,才能取得成功,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

晶体发光管刚面世时,梁国亮父子俩在家设计多款自动广告屏幕,但是,到处难寻买家。梁国亮一咬牙,借债给儿子赴港一探究竟。广告公司老板拿起产品,看得津津有味。香港广告满天飞,正需要新型亮眼的广告产品代替原来的老旧广告。但是看了产品通电启动效果,老板叹口气,摇摇头,斩钉截铁说,广告要有喜庆色,这个色调不行!原来,发光管属于冷光源,阴光莹莹,冷气沉沉,不招港人喜欢。但是,筛选暖光型发光管需要大量人力物力,父子两再无财力投资,最后别人占了先机,国内外 LED 广告满天飞。

事业有了助推,赞

父子俩徒叹无奈。倔强的父子俩几乎要低头认输的时候,上海新科技政策颁布了。

渴了,水就是天堂;累了,床就是天堂;要生存,需要钱,创业,更需要资金。上海的科技政策正是口渴时的水,疲倦时的床,急难时的救命钱。小梁父子申请到政府补贴,高兴得跳了起来,研制有了财力支撑,研制急需的器材一步到位。

不久前,他们带着研制成果飞赴外地寻找合作伙伴。好消息传来,他们的研制成果解决多家工厂难题,厂家争着和小梁合作,产品销路打开了。

经过人生的跌宕起伏,如今梁家父子创下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。时代不同了,人,应该像战士,和生活的平庸坚韧战斗,去开拓属于自己的江湖。不勇敢尝试,永远得不到生活的惊喜;不勇敢尝试,永远看不到生活的美丽;不勇敢尝试,生命如同进了地狱。梁国亮深有感触地说,创新创业给我们父子长了一对翅膀,助我家腾飞了!

说起梁国亮发家致富的故事,他总说,时代变了,儿子命好,我们父子没有理由不跑步前进,没有理由不腾飞,赶上这样的时代,生活真精彩。

拍着桌子,怒斥我自作主张。管你批还是骂,我赶紧溜之大吉。

两天后,母亲打来电话,有点儿兴奋地说:“你爸我们想好了,既然定金要不回来,那就出去走走看看,你爸说,年轻时就想去草原看看……”就这样,父母的呼伦贝尔草原七日游成行了。回来后,父亲高兴地给我们展示他拍的照片,有草原风光,有父母草原合影。他还给我们大讲特讲蒙古烤肉、鄂温克族手抓肉等美食。正当我听得入神,垂涎三尺时,父亲突然回过神来,把白眼仁翻过老花镜上镜框,说:“以后你绝对不许先斩后奏,整天拿着钱不当钱。”我赶紧一本正经地迎合着,如行觐见礼般“嘘”一声,母亲和妻子异口同声地数落我“油嘴滑舌,太皮”,但同时也都忍不住大笑起来……

长辈有时也要“被强迫”

◆ 王欣

重,随着岁数增长,这两年越发厉害了。我曾跟父亲建议说:“我妈和你现在的退休工资,加起来每月起码七八千块钱,花点儿钱装地暖吧。”父亲瞥瞥我,不屑一顾地说:“一辈子都这么过来了,早些年,咱家连厚点儿的棉被都没有,不照样过冬?钱要用在刀刃上,不能瞎浪费……”

父亲的“死脑筋”我没办法扭转了。跟妻子商量,她说,逮住机会装了再说,他总归不会再拆除吧。说干就干,去年中秋,父亲去了天津大姑家小住时日,我趁机在父母家装了地暖。果然不出所料,父亲回来,一顿大

发雷霆,斥责我不会过日子。批评也罢臭骂也罢,事已至此,最后父亲也只好认了。到了冬天,地暖开起来,室内温暖舒适,而且与往年冬天相比,父亲老寒腿的病症明显缓解。母亲曾私下跟我说:“你爸自个儿嘟囔了好几回,说这地暖还真不赖!”我苦笑着,不知道怎么接话茬,因为母亲不知道,前一天,父亲因其他事儿,还绷着脸责怪我装地暖乱花钱呢!

也许受装地暖这件事儿的启发,今年夏天,听说我们单位刚退休的几位老同志组团“避暑游”,我忽地想起,父亲退休三十四年了,前几

年帮我们带女儿,外出旅游无法脱身,现在女儿上学不需要接送了,何不安排父母也去旅游呢?

去父母家,跟母亲商量,她有点儿犹豫,“对门老两口去年倒是去云南旅游了,但你爸肯带我去吗?舍得吗?”她随后朝书房努了努嘴,我转身去书房跟父亲商量,父亲顿时不高兴了,“我退休前,去南海北出差,哪儿没去过?花那钱没啥意义……”看商量不通,又想到父母现在身体尚可,我干脆谎称说:“定金已经交了,不去也要不回来了,现在就是要你和我妈确定目的地了。”父亲立即